

几度夕阳红

江青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琼瑶姐向尘世“谢幕”！得到消息不敢置信，因为就在四天之前的十一月三十日，我们还在微信上接通了四封邮件。那天下午，我转发给她“江青以视频和文字悼念挚友郑佩佩”，这个版本是纽约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将文字和视频放在一起对照着在学报上发表的。她看后写：“好棒！”然后接下来的信是她惦念我孤寡寡人在瑞典，夜长日短，过严冬生活的艰困。我略为描述了我的日常作息以及和儿孙的天伦之乐，请她放一百个心。她马上回信：“我怎能放心呢？……”

恸——恍如晴天霹雳，我被击倒了！我反反复复地在心中问：不放心我，那你怎么就翩然离去？！

其实她在早些时日已经看过视频部分《再见佩佩》（十八分钟），十一月九日在给我的微信中写：“看了你的录像，说得真好，让我很感动！我想佩佩天上有知，也会深深感动的！”也因为我做了佩佩的立体人像，追思会上打算放在薰衣草的田野视频前，寄图片征求她的意见：“……佩佩和我属鸡，都喜欢紫色。”“我也喜欢紫色，照片很有韵味！”她很快表态：对我写悼念的长文《死党佩佩》，也及时回应：“看完了，写得很好的一篇，把佩佩的一生都写到了，也聚集了她的精彩。值了！”

我们秋天开始频繁地通信，是因为我的身体有状况，不宜长途旅行而取消了远东之旅，其中有跟琼瑶的约会：九月十九日我通知了她：“……真想见到你，实在是万不得已，只好抱歉。希望后期会有期！”两天后她的回信来了：“我要你知道，我在这里！也是你漫长的人生里，真心欣赏你，爱你的人！爱你，爱你，好爱你！”

我受宠若惊，有点不知所措，从来没有听过琼瑶姐这么直白的表白，一股暖流在我心田中流淌……甜甜的！

我拙于言辞或者说不习惯露骨的表达，于是寄了一张两天前在瑞典皇家音乐厅拍的近照回敬她：“摄影师亚男在女王会的音乐会上给我拍了照‘黑暗中的闪亮’。我送了英文版 Farewell, Fou Ts'ong (挥手自兹去——送傅聪)给马友友，他说傅聪是他从小的偶像。惺惺相惜的两位大艺术家、人！”三天后又收到了她的信：“……你很坚强，人生多少大浪你都闯过了！你心里充满了爱，这样的人，是快乐有福的人！维持心情的快乐很重要！”

今年十月下旬，好友作家聂华苓逝世。七十年代中期，我因为在爱荷华独舞演出而结识华苓姐。知道她曾经是“皇冠”签约作家，还和琼瑶姐一起结伴旅行过。悲痛之下写信给琼瑶：“又一位朋友聂华苓走了！她是位有才情的作家，敢作敢为的人！我很敬重她。致哀！”不一会儿接回信：“你人关系很好，认得在台湾的，美国的，香港的，大陆的各种朋友，你又热情，倾心交朋友，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陆续送走朋友，每次难免感伤。但是无奈，这就是人生必经之路。你现在不要再想别人，只是好好照顾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好吗？”

现在重温、琢磨这些文字，才有些恍然大悟她是在告别，当时却觉得在雾里看花，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

琼瑶姐归去的当日，铃声不绝于耳，邮件如雪片纷飞，新闻铺天盖地，海沸山摇！往后的数日不忍听！也不忍看！更不忍想！！恍惚中在记事本上写下：“亲爱的琼瑶姐：我相信人生没有永远不落落的‘戏’，更坚信不移你不是轻生而是往生，前往如你的文字和影视作品中最常用的意境：梦、雨、云、烟、雾，腾云驾雾翩然归去！”

我和琼瑶相识于一九六四年。我从香港，她从高雄到台北都不久，我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七仙女》刚首映，她的处女作《窗外》刚发表，都是“一炮而红、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也是当年封闭的台湾文艺界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清楚地记得我和她是在俞伯伯大刚先生台北金山街家中初次见面，我先抵俞家，俞先生跟我介绍了陈喆（琼瑶本名）的情况，说她十分纯良，古典诗词的功夫使她对琼瑶刮目相看。俞先生知道她所属的李翰祥导演导演的香港国联电影公司准备在台湾有番作为，希望我们先互相认识，将来一定会有合作的机会。说着琼瑶已经现身，完全学生的青涩模样，一头披肩长发，脂粉不施，皮肤嫩白，但脸上方有一块不小的暗红胎记。那年我十八岁，琼瑶二十六岁，我们都不善言辞，只记得她讲话不紧不慢柔声细气，直言写作是为生计、育儿，还描写自己目前背着幼儿写作的艰辛……

果不其然，要在台湾打天下的“国联”前后一口气买下了由平鑫涛创办的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多部作品的电影版权，其中琼瑶的原著拍成电影放映的共八部。六十年代中期，在“国联”大本营泉州街铁路饭店见到平鑫涛先生，他老是一脸严肃行色匆匆的样子，一口浓重上海腔国语。当时他白天当会计，晚上编《皇冠》杂志，半夜到电台主持西洋音乐节目，同时也主编《联合副刊》。在事业上一路滚打拼搏，满怀理想的他，仿佛三头六臂永不知倦。

一九六五年我接到“国联”通告：主演琼瑶名著《几度夕阳红》中的李梦竹。在接二连三主演了三部李翰祥导演的古装片之后，能拍一部写实风格的作品。读了她的作品，向她频频讨教角色塑造等问题，她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她心目中的李梦竹，两人交往逐渐频繁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琼瑶姐文如其人，作者与作品之间给人一种一致的感觉，不是逢人都有，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素质“真我”。这是她眼中的世界，心目中的人生，做知心朋友要求“真”之外，还能有所求吗？！



2023年12月2日，江青(右)探访琼瑶

《几度夕阳红》策划导演李翰祥，杨甦执导，头一回也是唯一的一次，将当年在台湾风头甚健的“国联五凤”：江青、汪玲、钮方雨、甄珍、李登惠，在同部电影中演出。影片长度二百一十四分钟，分上下两集。剧情横跨抗战时期的重庆、台北两个时空，我扮演的李梦竹一角，年龄跨度前后三十年，由十七岁的大学生演到中年家庭主妇。此片于一九六七年获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趁热打铁紧接着我又主演了《窗外》，由琼瑶短篇小说《回旋》改编，林福地先生导演，描述了从大陆撤退来台后的离乱悲剧。在一九九年出版的自传体回忆《往事 往事 往事》上我曾写：“每当人们提到我曾获金马奖时，自然而然地会提到《几度夕阳红》。而我在人们提到时，会上马地想起琼瑶来。虽然在人们提到时，会马上年回忆，但可以肯定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要比‘身外之物’——金马奖珍贵长久得多。”到如今屈指一算，我们相知整整一个甲子，仍然是各居一方平时甚少见面，但一见面仍然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九七〇年我不告而别，离开港台影视圈。再见面台北是一九八九年应许博允和樊曼依的“新象艺术文化活动策划中心”邀请，在台湾作独舞巡回演出。在台北国家大剧院演完之后，我探望他们，记得琼瑶姐用“苏武牧羊”般的整十九年来形容我的“骨气”如“壮士断臂”，我自嘲：“幸好没有像苏武那样，到白发苍苍才归来。”说罢我们心领神会，相视而笑。

此后，每次去台北无论是出书、影展、演出，我都会登门拜望琼瑶姐、平鑫涛夫妇。二〇一三年二月我的新书《故人故事》参加台北国际书展，活动一完我就带着书直奔她们家献上。一坐定总有杯清香的好茶，还有一大盘台湾特别的水果放在面前，见面无非谈家常，聊彼此的近况。发现平先生前几年因为带状疱疹引发的颜面神经失调已经完全康复，真替他们庆幸和高兴。记得那一阶段琼瑶姐为此放下了一切工作，废寝忘食悉心照料，让我为之动容。

闲谈间，平先生要我给二〇一四年《皇冠》杂志创办一甲子写篇文章，并说要约请六十位文艺界朋友，一起来回忆《皇冠》六十年。我的第一反应是：哪里轮到过我？“皇冠”是台湾杂志历史中的老牌，也是民间最悠久的出版社，在华文文坛拥有广大读者群，许多作家的第一篇文章或第一本书都在“皇冠”首发或出版。琼瑶更是在《皇冠》杂志首发她所有的文章，皇冠出版社出版她所有的书。“皇冠”的历史就是一部台湾大众文学出版史。我是半路出家业余写作，不敢在众蟠虎踞的文坛贸然接下平先生的约稿，但人生中结交了这两位有情有义有胆识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向我开口，知道却之不恭，只好遵命也是报答。次年《皇冠》杂志六十周年特刊《圆满》，我写了《皇冠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

那天在“可园”是最后一次见到平鑫涛先生，他高兴地送了自传《逆流而上》给我，扉页上题“江青留念”，书中记下他永不妥协的惊人毅力和信念。然而，他最后的几年未能在病床上再一次“逆流而上”，创造生命奇迹，不幸于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辞世。

二〇二三年秋，林青霞荣获金马奖六十年

终身成就奖，我专程由纽约赴台湾，恭贺她在电影事业上的实至名归。距离上次访台已经整整七年，所以想借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的机会，跟老友及共过事的伙伴们相聚，自己这大吧年纪自然而然地抱着“见一次就少一次”的心态。老友和昔日同事仍然在世的竟寥寥屈指可数，不禁感叹一代逝去，大树飘零！忆往怀旧只可以找老朋友谈，也是找回青春最近距离的一种方式。相聚时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背诵琼瑶《几度夕阳红》中引用的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名句：“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次首先要登门拜访久违了的琼瑶姐，她一向深居简出，尤其在平鑫涛先生去世后。知悉年前，她由台北独门独院的“可园”搬去淡水的高楼大厦居住，十二月二日我在忘年交沈欣陪同下，于傍晚前抵达琼瑶姐的新家“双映楼”。和“可园”一样，仍然是一坐定就有杯清香的好茶放在面前。我顾不上喝茶，先要看新居的风景——从落地玻璃窗放眼望去，完全是三百六十度的风景，近看淡水河在脚下蜿蜒静静流淌，远眺一望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海天之间一抹落日余晖。我禁不住叹：“琼瑶姐，正是‘几度夕阳红’时分！”

接着参观室内，印象最深，也是琼瑶姐最引以为傲和为荣的是整一面墙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精装出版过的所有琼瑶的书籍和原稿件，琼瑶姐要在书架前合影，然后她拿着我班门弄斧送给她的《回望》《念念》两本书，我捧着她题“给亲爱的江青”的《我的故事》和《琼瑶语》，跟欣一起合照。看琼瑶姐越来越光润的皮肤，自信的神情，灿烂的笑容，发光的眼睛，我顿时如释重负。她四年前失去挚爱，又牵扯到一场插管风波引起全民议论的“善终权”话题，成为风口浪尖上伦理道德讨论的对象……这些纷扰使她郁结在胸，有刺心穿骨的疼，但她始终勇敢地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更写出了《雪花飘落之前》：我生命中最后一课”。书写使她终于从低谷中被荆棘棘爬了上来。现在她如少女般挺直腰身亭亭玉立在我眼前。我夸她越活越年轻，越活越靓丽。她笑答：“因为知道今天你要来。特意化妆换了衣服精心打扮了一番，准备跟你合照。信不信？”一脸调皮的神情，站在一旁的贴心秘书淑玲看着我含笑点点头。

晚饭时间到了，儿子陈中维住在同层楼的隔壁，过来一起进餐，小朋友兆欣说他“保镖”任务完成，就先告辞了。我告诉琼瑶姐，前几天我见到了李敖一直想介绍我认识的陈文茜女士，她送了刚出版的《晚安，我的生命》给我。她得了不治之症，这本书是给自己六十五岁的生日礼物。书中写：“你无法抗拒死亡，但你可以看穿它。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转折点，当我们意识到自己

的有限性和无常性时，就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书中使我泪目的一句：“有一天，我们都会消失，别怕，只要轻轻说一声：‘晚安，我的生命。’”

这是和琼瑶姐《雪花飘落之前》有同样关切的人生话题。琼瑶姐书中写：“如何面对死亡，和接受死亡，是我正在学习的课程。我这堂课是用我的生命和全部感情在学习，面对的是我此生最挚爱的人。”

中维听我们认真且热烈地讨论生死、生命问题，礼貌地打了退堂鼓：“妈妈我就回隔壁了，江阿姨慢用，我就不陪您了，你们好好聊……”

于是，那一晚我们一路直泻，从餐厅餐桌移到客厅沙发，我一杯红酒酒一杯茶，两人开怀畅谈。放下酒杯不知已近午夜，我告辞几次但都没有放下酒杯起身站起，琼瑶姐说自己是夜猫子，越晚越精神，秘书淑玲跟自己的女儿一样，到时会负责送我回家。

那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夜半私语了整七小时，当然都是那远在天边却仍然近在眼前的往事。

现在很难回想起七个小时都能聊些啥，我们之间能窃窃私语各种话题。那次畅谈、长谈，使我了解到现在的琼瑶姐，绝对不是六十年前我在电影中扮演的李梦竹——那个一脑门子爱的痴迷不悟的人。至今记得李梦竹的台词：“我只要一吃东西：爱情，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喝。可是人生缺了它，还有什么意义？”

琼瑶姐书写爱情也许是她的事业，但信仰爱情绝不是她的职业。她固然以爱情为故事主题，但涉及的社会议题、世代差距、世俗观念、道德伦理、景况机遇、时代变迁……比比皆是，穿插交融入情节中。记得那晚琼瑶姐冷不防地提起《月满西楼》，问我记得吗？我摇头，她笑我健忘，马上给我朗读她写的歌词：

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溜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蜜意绸缪，但愿花好月长圆人长久。

她依旧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八年我第一次带着前夫刘家昌登门造访她的情况，她说：“你带着刘家昌，他背着吉他来我家，我把歌词给他，饭局还没有结束，他歌已经写好了，真是个鬼才……”我这才忆起这是刘家昌为电影作曲的第一首歌，也是琼瑶姐任制片与平鑫涛“皇冠”组合之火鸟电影公司的首部制作。我笑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的过去早就烟消云散了。我们都经历了太多太多，我目前的生活态度就是看开、看透、看通、看清、看淡一切一切，放下！”

我接着说我最记得的是一九七〇年夏天，婚变后由台湾一无所有地“逃”到了洛杉矶，靠娘家补贴蜗居在生中最黯淡的时光。不料，一天学英语的中国同学告诉我两位台湾来的朋友在急切找我。马上联系见到你们时我欣喜若狂，知道你们两人世界旅行时特意绕道来找我，想开导我宽心。你们先去了洛杉矶的每家中国餐馆打听我的踪踪，殊不知当时我哪有闲钱上餐馆？临别前，你还塞了两百美金在我口袋里。回台湾后为了我的崽子心切，你也想尽办法奋不顾身地帮我“偷”拍片子“土老”照片，结果还被“抢劫”强行没收。说到这里，当年她雪中送炭见义勇为的情谊涌上心头，觉得眼睛泛潮。

那晚我们共同忆起的一点是我和她的“媒人”俞大纲先生，曾经玩笑地跟我俩说：“小心！不要把自己当别人的摇钱树！”说罢，我们相对无言。

文章结束前，必须讲个没有答案的故事：我为死党郑佩佩今年九月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办追思会，作为发起和召集人，在瑞典的著名摄影家亚男相助下制作了《再见佩佩》视频。做完后上传给琼瑶姐并请她勿外传，她说视频打不开但迫切想看，于是我其他方式再寄，她看后很感动。之后，电话中我告诉她视频中我最得意的是用了弘一大师的《送别》作配乐，我听了一百多个不同乐器演奏，不同诠释的版本，结果挑选了其中六个，前面用不同乐器的独奏配视频，尾声才有唱歌的部分出现而且是童声合唱……

得悉琼瑶姐往生，我惊愕之余采取自闭，但青霞寄来了琼瑶姐的遗书，遗书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我要说的话，都录在我《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了。希望我的朋友们，多看几次视频，了解我想表达的一切。

于是我马上看了《当雪花飘落》的视频，听到《送别》作为视频的音乐，音乐将我淹没，我感到了痛彻心扉顶般的窒息！难道——？

如同她的翩然归去，是个永远没有答案，无法解答的谜！

2024年12月15日于瑞典

2022年6月1日，当又可以走上街头呼吸新鲜空气，所有人看到我几乎第一句话都是“你怎么胖成这样了？”其实内心知道，我早就胖成这样了，至少已经抗拒了三年没有上秤了。心里虽然这样想，但还是战战兢兢过磅了一下——93kg。好像也还行？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毕竟之前的每次减肥之旅都在重复着“减是过程，肥是结果”。那这一次，又凭什么会成功呢？转念一想：“嗯，休息两个月的梦都能成真，减肥算什么！”

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也可能是苦于家里的衣服都开始穿不下，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了各种消费降级的迹象，买新衣服是不可能的，那只有牺牲自己了。从那天开始，居然开启了人生中最认真的一次减肥之旅。当然，93公斤的时候是不可能跑步的，膝盖承受不起。虽然胖，但是一直都有坚持运动，底子其实不算太差。5年前也曾有过一段隔天10公里的经历，最终止步于“腰突”。

不吃晚饭+坚持快走了几个月，重量的确下降得很迅速。那时候是盛夏，为了完成每天的卡路里指标，中午吃完健康餐甚至会在午睡同事奇怪的目光注视下在办公室里绕圈一个小时以上。但我是领导，他们就嫉妒但不敢言的。就这样，体重渐渐地降到85公斤，应该说也算是有个不错的交代了。毕竟，大学毕业后体重就没有再7开过头。这个时候，怠惰的苗头再一次出现了。

首马

吴亮雨

转折要从22年的上马说起。那一年的上马只要310身份证报名，中签率应该是今年的100倍。有一个几乎也是0基础的好基友跑了三个月后居然中了签，要去参赛，邀请我在上马前陪他训练。我一直担心就这点训练量他会死在赛道上，但最终5小时9分安全完赛。虽然其间走走跑跑停停拍照还在群里和我们聊天，但是完成42.195公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既然他可以，我为什么不呢？他5个小时跑完。我要用一年时间破四。

从那天开始，蜕变成了“严肃跑者”，至少我的态度很严肃。首先拥有了最专业级别的装备，然后就是堆积了足够的跑量。没跑步前，我的静息心率就低于其他人，这证明了起码心肺功能上我是适合耐力运动的；加上丁克，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足够多可以支配的时间；我又是一个I人中的一人——所以，长跑恐怕真的就是最适合中年的我的运动。

5公里、10公里、15公里，渐渐地能跑得更远了。速度上也可以越来越随心所欲了（跑渣层次来讲），当下决心出门跑步也变成了一件不再那么痛苦的事情，可能就要成功了。

2023年4月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比赛，上海半马。当时扭扭捏捏给自己定的目标是2小时完赛，结果1小时53分。那年下半年工作非常繁忙，加上身边所有的人都说全马绝不仅仅是半马的简单乘2，必须怀着敬畏的心。当然，最主要也是怕自己首马跑崩会留下终身阴影，长大以后一直坚持事倍功半。于是，首马就被推迟到了2024。

一整年时间，风里雨里健身房里，一个人慢慢积累了3500公里跑量，每个月300公里以上，比我开车的里程数都多不少。赛前一个月，厚着脸皮跟着别人的跑团蹭了人生中第一次长距离30公里的训练。那段时间开始，心里才有了点底，首马我也许是真的准备好了，开始敢于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论破四目标。当然，没有严肃跑过经验的人说破四，和痴人说梦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赛前倒数一个月、一周、一天。按部就班地跟着各种过来人的经验训练、饮食、作息。赛前各种睡不着，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焦虑。但站上起点的那一刻，却是无比平静。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比赛，太多时候输和赢并没有这么重要。勇敢站上起点，就已经赢了自己。

这一路，不停计算配速、时间、距离、补给，感觉脑子比身体还累。30公里的“撞墙”并没有出现，20—35公里之间的配速甚至是全场最佳。30公里折返处追上了4小时的“兔子”，并远远把他甩在身后，我知道“老子真的要做到了”。终于，40公里处又累又渴，但这个时候就是爬过终点，目标也能完成了。在水站停下来，连喝了三杯水，休息了20秒，走了200米。又开始最后的冲刺了，虽然知道在一场全马比赛中完全不停地奔跑几乎不可能，但也是基本做到了。

冲刺前，大脑甚至还在企图自我感动。要么咱们也流点眼泪吧？毕竟也是这辈子做过的为数不多牛的事情。但，真的就是这么水到渠成。真正过线那一刻，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制定了合理的目标，做了足够且充分的准备——两年5000+公里的垃圾有氧跑量积累，过程中没有达到所谓的极限，也没有用意志力硬顶，一切就是这么自然而然。

冲刺后，也没有一刻停留。I人肯定不适合这种3万人的大场面。领物、换装、喝水，甚至没有做拉伸就直接公交车回家了。回想起来，从清晨五点半出门和老妈说了句加油，到12点到家，其间我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睡醒之后复盘了下半场比赛，这绝不是我的极限。我的极限在哪里？停——人为什么要追寻极限？首马破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但对于自己希望是一个终点。赢过自己一次了，从来不希望破目标、数字，结果这些绑架。跑步如此，人生亦然。未来，希望能够继续快乐奔跑，有机会的话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比赛，不设限没目标。

当然，首马就能跑出负配速，也要给自己掌声！45岁之前终于做到了一件多数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

筆會



「文匯筆會」
微信公眾號